

锦绣文丛·百年经典

# 夜深沉

张恨水——著



张恨水文集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锦绣文丛·百年经典

# 夜深沉

张恨水——著



张恨水文集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深沉 / 张恨水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2

(锦绣文丛·百年经典·张恨水文集)

ISBN 978-7-201-08607-1

I. ①夜…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5327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mailto:tjrmcbs@126.com)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字数: 375 千字

定价: 28.80 元





夜深  
沉  
目  
录

- |      |                     |     |
|------|---------------------|-----|
| 第一回  | 陋巷有知音暗聆妙曲 長街援弱女急上奔車 | 001 |
| 第二回  | 附驥止飄零登堂見母 入門供酒掃作客宜人 | 007 |
| 第三回  | 多半昌色留聞歌憶舊 增一宵夢寐移榻悚寒 | 013 |
| 第四回  | 娓娓話朝曦隨親挽客 殷勤進午酒得友爲兄 | 019 |
| 第五回  | 茶肆訪同侍老伶定計 神堂坐壯漢智女鳴冤 | 025 |
| 第六回  | 焚契灯前投懷訝痛哭 送衣月下搔首感清歌 | 031 |
| 第七回  | 膩友舌如簧良媒自荐 快人錢作胆盛會同參 | 037 |
| 第八回  | 一鳴驚人觀場皆大悅 十年待字倚榻獨清談 | 043 |
| 第九回  | 閒話動芳心情倚暗許 蹊蹤偷艳影秀士惊逢 | 049 |
| 第十回  | 難遇少年心秋波暗逗 不忘前日約雨夜还來 | 055 |
| 第十一回 | 甘冒雨淋漓驅車送艳 不妨灯掩映舉袖藏羞 | 061 |
| 第十二回 | 无術謝殷勤背灯納佩 多方夸富有列寶迎賓 | 067 |



第十三回

釣餌布層層深帷掩月 衣香來細細永巷隨車

073

第十四回

小別興尤濃依依肘下 遙看情更好款款灯前

081

第十五回

揉碎花囊曲終人已渺 拋殘繡線香冷榻空存

086

第十六回

遍市訪佳人伴狂走馬 移家奉老母继续分羹

092

第十七回

妙語解愁顏紅繩暗引 傷心到絕迹破鏡難回

099

第十八回

忙煞熱衷人挑灯做伴 窃听放鬧語冒雨迁居

104

第十九回

頓悔醉中非席前借箸 漸成眉上恨榻畔拈針

110

第二十回

帶醉說前緣落花有主 含羞揮別泪覆水難收

116

第二十一回

兩字誤虛榮千金失足 三朝成暴富半月傾家

122

第二十二回

末路博微官忍心割愛 長衢温舊夢掩泪回蹤

129

第二十三回

仆仆風尘登堂人不見 蕭蕭車馬納币客何來

136

第二十四回

翠袖天寒卜錢迷去路 高軒夜過背蝕泣殘妝

142

第二十五回

難忍飢驅床頭金作崇 空追迹到門外月飛寒

149

第二十六回

經路忘羞泥云投骨肉 舊家隱恨禽獸咒衣冠

155

第二十七回

醉眼模糊窺帘嘲倩影 丰颐膺臆隔座弄連環

161

第二十八回

倚戶作清談莺花射覆 傾壺欣快舉天日爲盟

167

第二十九回

月老不辭勞三試冰斧 花姨如有信兩卜金釵

174

第三十回

事業怯重推來求舊雨 婚姻輕一諾歸慰慈親

182

第三十一回

朱戶流芳芳逢花扑簌 洞房温夢慘听夜深沉

188

第三十二回

虎口遇黃衫忽圓破鏡 樓頭沉白月重陷魔城

196

第三十三回

人陷惜名花泪珠还債 返魂无國手碧玉沾泥

203

第三十四回

歸去本无家窮居訪舊 重逢偏有意長舌傳疑

212

第三十五回

難道傷心但見新人笑 又成奇貨都當上客看

221

第三十六回

别泪偷垂登場限一面 机心暗斗舉案祝双修

230

第三十七回

怀姤听歌事因惊艳變蓄謀敬酒餌肯忍羞吞

239

第三十八回

献礼親來登堂拜膝下修函遠遺拭泪忍人前

247

第三十九回

談往悟危机樽前忏悔隔宵成劇變枕上推賢

254

第四十回

一劫病衰親慘難拒賄片言惊過客愤极回車

263

第四十一回

立券謝月娘絕交有約怀刀走雪夜飲恨无涯

272



第一回

陋巷有知音暗聆妙曲  
长街援弱女急上奔车



夏天的夜里，是另一种世界，平常休息的人，到了这个时候，全在院子里活动起来。这是北京西城一条胡同里的一所大杂院，里面四合的房子，围了一个大院子，所有十八家人家的男女，都到院子里乘凉来了。满天的星斗，发着混浊的光，照着地上许多人影，有坐的，有躺着的，其间还有几点小小的火星，在暗地里亮着，那是有人在抽烟。抬头看看天上，银河是很明显地横拦着天空，偶然一颗流星飞动，拖了一条很长的白尾巴，射入了暗空，在流星消滅了之后，暗空一切归于沉寂，只有微微的南风，飞送着凉气到人身上。院子的东角，有人将小木棍子，撑了一个小木头架子，架子上爬着倭瓜的粗藤同牵牛花的细藤，风穿了那木架子，吹得瓜叶子瑟瑟作响，在乘凉的环境里，倒是添了许多情趣。

然而在这院子里乘凉的人，他们是不了解这些的。他们有的是做鞋的，有的是推水车子的，有的是挑零星担子的，而最高职业，便是开马车行的。其实说他是开马车行的，倒不如说他是赶马车的更恰当一些。因为他在这大杂院的小跨院里，单赁了两间小房做了一所马车出租的厂。他只有一辆旧的轿式马车，放在小跨院里；他也只有一匹马，系在一棵老枣子树下；靠短墙，将破旧的木板子支起了一间马棚，雨雪的天气，马就引到那木板子下面去。他是老板，可也是伙计，因为车和马全是他的产业，然而也要他自己赶出去做生意。这位主人叫丁二和，是一位二十五岁的壮丁，成天四处作生意。到了晚上，全院子人，都来乘凉，他也搬了一把旧的藤椅子，横在人中间躺着。他昂了头，可以看见天上的星斗，觉得那道银河很是有点儿神秘。同时，院邻皮鞋匠王傻子，大谈着牛郎织女的故事，大家也听得很入神。

这时，在巷子转弯的所在，有一阵胡琴鼓板声绕了院子处走着，乃是一把二胡、一把月琴，按了调子打着板，在深夜里拉着，那声音更是入耳。正到这门口，那胡琴变了，拉了一段《夜深沉》，那拍板也换了一面小鼓，得儿咚咚、得儿咚咚地打着，大家立时把谈话声停了下去，静静地听着。等那个《夜深沉》的曲子完了，大家就齐齐地叫了一声好，王傻子还昂着头向墙外叫道：“喂，再来一个。”丁二和还是躺在藤椅上，将手上的芭蕉扇拍着椅子道：“喂，喂，王大哥，人家做小生意卖唱的，怪可怜的，可别同人家闹着玩。”这句话刚说完，就听到有人在门口问道：“这儿要听曲儿吗？”那声音是非常的苍老。丁二和笑道：“好哪，把人家可招来了。”王傻子道：“来就来了。咱们凑钱，唱两只曲儿听听，也花不了什么。喂，怎么个算法？”那人道：“一毛钱一支，小调，京戏，全凭你点。要是唱整套的大鼓，有算双倍的，有算三倍的，不一样。”说着，在星光下就看到那人之后，又有两个黑影子跟了进来。王大傻子已是迎上前去，丁二和也就坐了起来。看进来的三个人，一个是穿短衣的男子，一个是穿短衣的妇人，还有个穿长衣的，个儿很苗条，大概是一位小姑娘。王傻子和那人交涉了一阵，却听到那妇人道：“我们这孩子，大戏唱得很好，你随便挑两出戏听听，准让你过瘾。”二和远远地插嘴道：“她唱什么的？都会唱些什么？”妇人道：“大嗓小嗓全能唱。《骂殿》《别姬》、新学会的《凤还巢》，这是青衣戏，胡子戏《珠帘寨》《探母》《打鼓骂曹》，全成。”王傻子笑道：“怪不得刚才你们拉胡琴拉《夜深沉》了，是《打鼓骂曹》的一段。我们这儿全是穷家主儿，可出不了多少钱，你要能凑付，一毛钱来两支，成不成？”那人道：“呵，街上唱曲的也多哪，可没这价钱。我们今天也没生意，唱一会子该回去了。诸位要是愿意听的话，两毛钱唱三支，可是不能再加了。”王傻子回转身来，问道：“大家听不听，我出五分。”二和笑道：“我出一毛。”王傻子拍着腿道：“成啦！只差五分钱，院子里这么些个人，凑五分钱还凑不出来吗？”乘凉的人这就同声地答应着：“就是那么办罢。”

那一行三个人，慢拖拖地一溜斜地走进了院子里。王傻子立刻忙碌起来，一面搬了三条凳子让他们去坐，一面昂了头大声嚷道：“吓！大家全来听曲儿，这儿就开台了！”唱曲儿的男子道：“劳驾，先给我们一点儿凉水喝。”二和道：“凉茶喝不喝呢？”那人道：“那就更好了。”二和听说，立刻跑回家中，捧了一把壶、三个茶杯出来，自然一直迎到他们面前去。在黑暗中，是那位姑娘说了一声“劳驾”，两手把茶壶接了过去，连连道了两声劳驾。在她叫劳驾的声中，二和像扎针扎了什么兴奋剂一样，心里倒是一动，等到自己要去仔细看这人时，她已经把壶抱着走了。他站在黑暗的院子里，倒不免呆了一呆。他们喝过茶之后，就问道：“各位听什么，我这儿有个折子。”王傻子道：“二哥在哪儿啦？我们全不认得字，这件事可托着你了。”二和道：“看折子吗？连人都看不清楚，你叫我看折子上的小字，那不是笑话？”说着话，两人走到了一处，王傻子可就塞了一个硬邦邦的折子



在他手上。二和道：“不用瞧了，他们刚才报的那几出戏，我都爱听。”王傻子道：“唱曲儿的，听见没有？你就挑拿手的唱罢。”这句吩咐过了，只见三个黑影子，已坐到一处，同时胡琴鼓板全响起来，那调子，正奏的是南梆子。过门拉完了，那小姑娘唱了一段“老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的词句，正是《霸王别姬》，唱完以后，加上一段《夜深沉》的调子，这是虞姬舞剑那一段音乐。二和本来回到原位躺在藤椅子上了，听完了这段《夜深沉》，叫了一声好，人随了这声好，就坐起来，那男子停了胡琴，问道：“先生，还唱什么？”王傻子道：“别骂人了，我们这儿哪来的先生。”人丛中有人道：“真好听，再来一个。”王傻子道：“好听尽管好听，可也不能老唱这个。”那女孩子道：“那我们唱一段《骂殿》罢。”王傻子道：“她自己点了这出戏，那准拿手，就唱这个罢。这孩子一副好甜的嗓子，听了真够味。”黑暗里刘姥姥坐在阶沿上，只把一柄芭蕉扇轰蚊子，拍了大腿直响，这就插嘴道：“王傻子，也不管自己有多大年纪，叫人家孩子。”王傻子道：“我今年三十啦，这小姑娘也不过十三四罢了。”那唱曲的妇人插话道：“我们这丫头十七，个儿小，瞧她不怎么大似的。”二和道：“好罢，就是《骂殿》，你唱罢。”于是胡琴响起来，那女孩子又唱了一大段《骂殿》。

他们共凑的两毛钱，只唱三段曲子，很快地就唱完了，王傻子在各人手上凑好了钱，递到唱曲儿的手上去，那妇人道：“各位还听不听？要不听，我们可得赶别家了。”大家听了，倒沉寂了一下，没有作声。二和道：“我出一毛钱，你唱一段长一点儿的得了。”那男子道：“也可以，我老两口子伺候你一段。”二和暗地里笑了，还没有答言，王傻子道：“谁要听你老两口子的！花一毛大洋，干什么不好。我们就说这小姑娘嗓子甜，送到耳朵里来，真有那么一些子……我也说不上，反正很有点意思罢。”那妇人道：“可是她的戏，是我老两口子教的呢。”二和笑道：“不谈这个了，一毛钱，你再让你们姑娘唱一段《霸王别姬》，末了，还是来一段胡琴。”唱曲的还没有答复呢，远远地听到有苍老的妇人声音叫道：“二和可别听了。今天下午，花钱可不少，你又喝了酒，这会子听了一毛钱曲儿，也就够了。明天早上买吃的钱，你预备下了吗？”二和笑道：“唱曲儿的，你去赶有钱的主儿罢。我们这穷凑付，唱一个曲儿，凑一个曲儿的钱，你也不得劲儿。”那唱曲儿的三口子，一声儿没言语，先是椅子移动着响，后来脚步不得劲似的，鞋子拖了地皮响着，那三个黑影子，全走出大门去了。

二和躺着，也没有说什么。虽是在这里乘凉的人依然继续地谈话，但他却是静静地躺着，只听到胡琴板，一片响声，越走越远，越远越低，到了最后，那细微的声音，仿佛可以捉摸。二和还在听着，但是这傻瓜棚上的叶子，被风吹得抖颤起来，这声音就给扰乱了。王傻子突然问道：“二哥怎么不言语，睡着了吗？”二和道：“我捉摸着这胡琴的滋味呢。”王傻子笑道：“得了罢，咱们这卖苦力的人，可别闹上这份子戏迷，别说花不起钱，也没这闲工夫捉摸这滋味。你家老太太嚷一声，

把你那毛钱给断下来了，你还不死心。”二和笑道：“就是不死心，又怎么着？咱们还能每天把卖唱的叫到院子里穷开心吗？”王傻子笑道：“咱们总还算不错，坐在这里，还有人唱着曲儿伺候我们。伺候我们的，还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有人问道：“小姑娘这么唱一段，你就受不了了，假使真有这样一位小姑娘伺候你，你怎么办？”王傻子道：“瞧了干着急，那我就投河了。今天我媳妇到娘家去了，我敞开来说，好的想不着，赖的还是把我霸占了，这辈子我白活了，我非投河不可，要不，憋得难受。”二和笑道：“这傻子说话，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王傻子道：“二哥你别胡骂人，我说的都是实心眼子的话。你现在还是光棍儿一个，假使你有这样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伺候着，你能放过她吗？你要不把她一口吞下去才怪呢。”刘姥姥将扇子伸到他背上，乱扑了几下，笑骂道：“这小子傻劲儿上来了，什么都说。天不早了，都睡去罢。”还是她的提议有力量，大家一阵风的就散了。

在夏夜总是要乘凉的，这也就是穷人的一种安慰。忙了一天，大家坐在院子里，风凉着，说说笑笑，把一天的劳苦都忘了去。到了次晚，大家自然是照样地坐在院子里乘凉，然而那卖唱的，奏着《夜深沉》的调子，由胡同口上经过，可没有人再说把他们叫进来。因为除了二和，大家全是舍不得钱的。二和因为昨日已经让母亲拦阻了，今天哪还敢发起这事呢。自此，每当晚间卖唱的经过，他只好静静地听一阵子。有时，他们在附近人家唱，他也就追到人家门外，隔了墙去听着。那三口子的嗓音，听得很熟。他们在黑暗里随便唱一声，也知道是谁，可是他们的脸面，却没有看出来。他也曾想着，要瞧瞧他们，到底是怎么一个样子才好，但是他们白天又不出来，哪儿有机会去见他们呢？不久，天气又慢慢地凉了，胡同里的胡琴声，有时听得着，有时又听不着，后来是整月不来了。

天气到了深秋了。是一个早上，丁二和要上西车站去接客，套好了马车，拿了一条细长的鞭子，坐在车前座上，啪的一鞭子，四个轮子骨碌都作响，直奔前门。街上的槐树叶子，带了些焦黄的颜色，由树枝空当里，垂下一球一球的槐荚来，早风由树叶子里穿过，唰唰有声。人身上自也感到一种凉意，心里头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忽然有人叫道：“那位赶马车的大哥！”回头看时，一条小胡同口，一个蓬着头发的姑娘，满脸的泪痕，抬起两只手，只管向这里招着。二和将马带住，跳下车来，迎向前问道：“姑娘，你认得我吗？”那姑娘似乎头在发晕，身子晃了两晃，向墙上一靠，将手托住头。在她这样抬手的时候，看见她两条光手臂上，有许多条粗细紫痕，那两只青夹袄袖子，犹如美丽的物件下面挂着穗子一样，叮叮当地垂下布片来，再看她身上穿的那青布夹袄，胸前的齐缝，也扯成两半边，裂下一条很大的口子。因问道：“姑娘，你怎么回事？家里有什么人打你吗？”她听了这话，两行眼泪，像抛沙一般，滚了下来，抖颤着声音道：“我师傅，我师傅……”她说到这里，回头看到巷子里面有人跑了来，放步就跑，却顾不得现谈话。二和跳上车去，一兜缰绳，马就飞跑上去，赶了一截路，马车已超过了那姑娘，二和回头

看时，见有一男一女，手里各拿一根藤条，站在那小胡同口上，只管东张西望着。

那个哭的姑娘，跑了一截路，也赶上了马车，藏在人家一个大门楼子下面，向二和乱招手，口里低声叫道：“喂，掌柜的，你带我跑一截路，免得他们追上我。”二和将马车赶了一截路，已是缓缓地走着，听了姑娘的喊叫声，就向她点点头，低声答道：“你快上来。”于是把马拉拢一步，带到大门楼子下，那姑娘也不等马车靠拢，就奔到车子前，两手将车门乱扯。二和一跳，向门楼子下一窜，势头也来得猛一点，向墙上一碰，咚的一声，可是他也来不及去管了，左手摸着额角，右手就来开车门。那姑娘跳上了车子，将脚乱顿着道：“劳你驾，把车子快开走罢，他们追来了，他们追来了！”二和被催得心慌意乱，跳上车也只有兜住马缰就跑。跑了一截路，这才问道：“姑娘，你让我送你到什么地方去？”她答道：“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二和道：“这是笑话了，怎么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呢？我是到西车站接客去的。”她道：“我就上西车站搭火车去。”二和道：“你搭火车到哪儿？”她道：“到哪儿也可以。”二和将车子停住了，回转头来，向车子里看着，问道：“姑娘，我好意把你救了，你可不能连累我。你叫我把你带上西车站，那算怎么回事？那里熟人很多，侦探也很多，你要让人家告我拐带吗？”她道：“哦，那里有侦探？我家住西城，你把我送到东城去就是，劳你驾，再送我一趟。”二和道：“送到东城以后，你怎么办？”她道：“我有个叔叔，在北新桥茶馆里当伙计，我找他去。”二和道：“这样说着，那倒也成。”

于是一面赶着马车，一面和她说话，问道：“你师傅干吗打你？”她道：“师傅不在家，他打我。”二和道：“刚才有一个女人，也追出了胡同，不是你师娘吗？”她道：“是我师娘，我师娘回来了，听了师傅的话，也打我。”二和道：“那为什么？”她低住了头，没有作声。二和道：“师傅常打你吗？”她道：“师娘常打我，师傅倒是不打我，可是这一程子，师傅尽向我挑眼，也打过我好几回了。”二和道：“你总有点什么事，得罪你的师傅了。”她道：“不，我在家里，洗衣煮饭，什么事全替他们做，出去还替他们挣钱。”二和道：“挣钱？你凭什么挣钱？”她顿了一顿道：“做活。”二和道：“你师傅是一个裁缝吗？”她道：“唔，是的。”“你家里人呢？”她道：“我什么亲人也没有，要不，他们打我，怎么也没有人替我做主。”二和道：“你不是还有一个叔叔吗？”她道：“哦，对的，我还有个叔叔。”二和道：“叔叔不问你的事吗？”她道：“很疏的，他不大管我的事。”二和道：“你姓什么？”她道：“我姓李。”两人说着话，不知不觉，把马车赶到了一所空场。

二和把马车拢住，由车子上跳下来，问道：“姑娘，你下车来罢。由这里向北走，向东一拐弯，就是北新桥大街。”她跳下车来，将手埋着头上的乱发，这才把她的真相露了出来：雪白的鹅蛋脸儿，两只滴溜乌圆的眼珠，显出那聪明的样子来。二和便道：“倒是挺好的一个人。”她站着怔了一怔，望了他道：“由北新桥过去，再是什么地方？”二和道：“过去是东直门，你还要过去干什么？”她道：“不过

去，我不过这样问一声。”二和道：“你叔叔叫什么名字？”她道：“叫王大龙。”二和道：“这就不对了，你说你姓李，怎么你叔叔姓王呢？”她愣住了一会子，笑道：“是我说错了，我叔叔叫李大龙。”二和向她打量了一遍，点点头道：“你去罢，拐弯就是北新桥。没想到为了你这档子事，耽误了我西车站一道生意，我还得赶出城去捞东车站的生意呢。”说道，跳上车去，一撒缰绳，车子掉转过头来向南走。看那姑娘时，她正将脚拨着地面上的石块，低了头缓缓地向北走。她没有向二和道谢，二和也没有那闲工夫再问她向哪里去了。



第二回

附骥止飘零登堂见母  
入门供洒扫作客宜人

人生的聚合，大半是偶然的，不过在这偶然之中，往往可以变为必然。

二和同那位逃难的姑娘，一路谈到这空场子里，也就觉得她果然有些可怜。这时虽然掉转马头，自己走自己的，可是再回转身来向北看，只见那女孩子两手抄在衣岔上面，低了头，一步拖着一步地走了去。二和将手上的马鞭子一举，叫道：“喂，那位小姑娘，别忙走，我还有话问你呢。”那女孩子听了这话，一点也不考虑，立刻跑了过来。

她走来的势子，那是很猛的，但是到了他面前以后，这就把头低了下来，问道：“掌柜的，你叫我干吗？我已经给你道过劳驾了。”二和跳下车来，笑道：“你不和我道劳驾，这没有关系。我还要问你一句话，你说你有个叔叔在北新桥茶馆里，这话有点儿靠不住吧？”她点点头道：“是的，有一个叔叔在茶馆子里。”二和道：“这茶馆子的字号，大概你不知道。但是这茶馆子是朝东还是朝西，是朝南还是朝北，你总不会不知道。”她昂着头想了一想，忽然一低头，却是扑哧一笑。二和道：“这样说，你简直是撒谎。你说，你打算到哪里去？”她抬起头来，把脸色正着，因道：“我实话对你说罢，因为你追问着我到哪里去，我要不告诉你有一个叔叔在北新桥，那你就会老盯着我问的，叫我怎么办呢？”二和道：“我老盯着你问要什么紧？”她道：“我怕你报告警察，送我到师傅家里去。”二和道：“你不到师傅那里去，又没有家，那么，你打算往哪里跑呢？”

她听着这话，倒真个愣住了，瞪了那乌溜的眼睛，只管向他望着，将右脚上的破鞋，不断地在地面画着字。二和道：“你不能跑出来了，糊里糊涂地乱走一起，

你事先总也筹划了一会子，自己究竟是打算到哪儿去。”她道：“我要是有地方去的话，我早就逃走了。就因为没地方去，我才在他们家里待着。”二和道：“怎么今天你又敢跑呢？”她道：“我要不跑，在他们家里，迟早得死。还有那个畜类的师傅，他逼得我待不下去，我只好糊里糊涂，先跑出来，逃开了虎口再说。我也有个想头，一来是逃下乡去，随便帮帮什么人的忙，总也可以找碗饭吃；第二条路，那不用说，我就打算死啦。别的事情不好办，一个人要寻死，没什么办不到。”二和道：“你不是说，你师傅待你还不错吗？”她退后了两步，低了头没有作声，将两个手指头放在嘴唇皮子上摸着。二和道：“这样子说，你准是走第二条路，看你脸上，一点没有发愁的样子，反正是死，走一步算一步，你说是不是？”她沉着脸子，把眼皮也同时垂了下去，没有答话。

二和抬头看看天色，太阳已高升过了人家门外的槐树上，他皱了皱眉头道：“我不碰着这件事呢，我就不管，现在眼睁睁地看你去找死，可没有这个道理，你能不能依着我的话，到我家里去一趟，我家里有个老太太，她见着的事就多啦，可以劝劝你。”她道：“到你们家去也可以，可是我得声明一句，你要把我送回师傅家里去，我是不干的，你可别冤我。”说了这话，她向二和周身上下，全看了一眼。二和道：“这是笑话了，你这么大一个人，就是你师傅也关你不住，我们一个过路的人，就能把你送回去吗？脚在你身上，我要你回去，你不走，我们也算白着急，你先到我家里去瞧瞧，若是不好，你再走，那也不迟吧？我豁出去了，今天上午，什么买卖也不做，我再陪你跑一趟，你上车。”说着，就上前把车门打开了，而且还欠了一欠身子。她跳着上了车，由车门子里伸出了半截身子，向二和道：“你若把马车向我师傅家里赶了去，那我就会跳下来的。”二和道：“你这位姑娘说话，也太小心了。你上我的马车，是你自己找着来的，又不是我去拉了你来的，你若是不相信我，就不该叫住我救你。”她笑道：“我倒相信你是个好心人，就是保不住你不送我回去。掌柜的，劳驾了，我跟你去了。”二和跳上了车子，一鞭子赶了马车就跑，因为是一径地跑着，也就没有工夫来和她说话，到了家门口，把车子停在门外，那姑娘倒像是熟路似的，开了车门下来，直向小跨院子里丁家走去。在这屋檐下，坐了一位老太太，背对了外坐着，二和道：“妈，我告诉你一段新鲜事儿，我带着一位客来了。”那位老太太扭转身来，尖削的脸上，闪出了许多皱纹，一把苍白的头发不住地微微摇撼着，这是受刺激太深，逼出来的一种毛病。她虽是站起来了，却还依旧仰了脸看人，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她是个双目失明的残疾人。

二和站在他母亲面前，向那位姑娘招了两招手，因道：“请你过来见见，这是我妈。”那姑娘走了过去，叫了一声老太，丁老太就伸出右手来，一把握住了她的手，左手却在她手臂上、肩上，全轻轻地抚摸一番。因笑道：“这可是一位小姑娘。二和，是哪一家的？”二和道：“你老坐着吧，先让我把一段子经过的事告诉你，然后再让她说她的。”丁老太就弯了腰，把刚才自己坐的凳子，拍了两下，笑道：

“小姑娘，你就在这儿坐着吧。”她说完了这话，自己慢慢地走到对过的所在，弯下腰，伸着两手，在各处摸索了两三下，果然就让她摸到了一把小椅子，然后坐下。二和在墙上的钉子上，取下了一条半干湿的毛巾，在额头上乱摸擦了一阵，这就笑着把今日早上的事，叙述了一番。

丁老太虽然看不到来的贵客是怎么一个样子，可是谁说话， she 就把脸朝着谁。等二和把话说完了，这就将脸一转，朝着那位小姑娘，笑问道：“我儿子说的话，全是真的吗？你贵姓？我应当怎么称呼你呢？”她道：“您太客气，还说这些啦。我姓王，师傅替我起了个名字叫月容，成天成晚的就是这样叫着。扫地抹桌，洗衣煮饭，什么全叫我，我真腻了。我在家的时候，小名儿叫小四儿，您就叫我小四儿罢。”二和道：“姑娘，你同我妈妈有一句便说一句，就别发牢骚了。”丁老太将脸朝着他道：“二和，你还没有做买卖啦，我听这王姑娘的话，一定很长，你先去找一点生意，咱们等你回来。”二和向那姑娘看了一下，又低着头想了一想道：“姑娘，你不要心急，陪着我妈在这里谈谈，等我回家来了，你才走开。我妈眼睛看不见，你要跑，她可抓不住。”她站起来道：“你放心去做买卖罢，我这满市找不着主儿的人，会到哪儿去？”说着，还向他露齿一笑。二和走到院子里了，回头看到了她这两片鲜红的嘴唇里，透出雪白的牙齿来，又把那乌溜的眼珠对人一转，这就不觉呆了。丁老太道：“二和，怎么啦，没听到你的脚步声？”说道，扬了脸，对着院子。二和道：“忙什么，我这就走啦。喂，那位姑娘，你可别走，走了，我是个漏子。”于是他取下头上的帽子，似乎要向她点个头，可是不知他有了一个什么感想，一转念头，将手在帽子上拍拍灰，大踏着步子，走了出去了。

这位王月容姑娘，一面和丁老太谈话，一面打量他们家的屋子。这里是两间北屋，是用芦苇秆糊了报纸，隔了开来的，外面这间屋子，大小堆了三张桌子。正面桌上有一副变成黑黝的铜五供，右角一个大的盘龙青花破瓷盘，盛了一个大南瓜，左角堆了一叠破书本，上面压了一方没盖的砚池，笔墨账本又全放在砚池上。那正墙上，不是字画，也没供祖先神位，却是一个大镜框子，里面一个穿军服挂指挥刀的人像。那人军帽上，还树起了一撮绒缨，照相馆门口悬着袁世凯的相片，就是这一套。这人大概也是一个大武官，可不知道他们家干吗拿来挂着。其余东西两张桌子，斜斜的对着，盆儿、罐儿、破报纸、面粉袋、新鲜蔬菜、马毛刷子、破衣服卷，什么东西都有。两张桌子下面，散堆了许多煤球和一套厨房里的家伙。连煤炉子带水缸，全放在屋子中间，再加上两条板凳，简直把这屋子给塞满了。

丁老太因为她是在谈自己的身世，正垂了头，静心静意，向下听着，并不知道她在察看这屋子。约莫有大半个钟头，月容把她的身世全说过了，老太点点头道：“原来你是这么回事，等我们二和回来，再替你想法子。你既是什么都会做，我家里油盐白面全现成，要不然，你等着二和回来，才可以做饭，那就早着啦，恐怕你等不了。往日，他没做完买卖，也赶回来给我做饭吃，要不，事先就留下钱在面馆子里，

到时候让面馆子送面来。别瞧他是个赶马车的，他可知道孝顺上人，唉，这话提起来，够叫人惭愧死了。你瞧见上面那一个大相片没有，那是我们二和他父亲。二和的老爷子官大着啦，做到了上将军，管两省的地方。二和的父亲，是老爷子的长子，三十岁的人，除了原配不算，连我在内，是八个少奶奶，把一条性命，活糟蹋了。我也是好人家儿女，他花了几千块，硬把我强买了来。做第四房。上辈老爷子，和二和的老爷子，是一年死的，整千万的家财，像流水一样地淌了去。我是一位第四的姨少奶奶，又没有丈夫，能摊着我得多少钱？我带了这个儿子，分了两千块钱，就这样过了十几年。坐吃山空，两千块钱够什么？把我私人藏着的一点首饰，全变卖完了。到了前两年，孩子也大了，浮财也用光了，我两只眼睛也瞎了。我们那位大奶奶，过了十几年的光花不挣的舒服日子，钱也完啦，就把最后剩下的一所房，也给卖了去。我本来也不想分他丁家财产了，人家说，我们上辈老爷子，共有九个孙子，就是我们这孩子分得太少，这才托人去说，就是这一次啦，多少得分一点给我们。丁家人，比我穷的还有呢，早把钱抢了个空，分给了我们一辆马车、一匹老马。我说，这是给穷人开心，穷得没饭吃，还坐马车啦？二和可就信了街坊的话，把马车拖回来了，就凭了这匹老马，倒养活了我这老少两口子过了两年。”月容笑道：“那么说，丁掌柜的倒是一位贵公子啦。”丁老太道：“贵公子怎么着？没有什么学问，还不是给人赶马车吗？”月容道：“您这话倒是真的，我只说了我在师傅家的事，没说我自己家的事。下次我到您府上来，就可以把这话详详细细地对您说了。”两人这样一谈，倒是很高兴，也忘了谁是主人谁是客。

过了两三个小时，在外面赶马车的丁二和，对于家里这一位客人，实在不放心，拉了一笔生意，赶快地就赶回家了。马车放在大门外，他手上拿了一个马鞭子，大开着步子，就向院子里走，看到王月容正在屋檐下站着呢，便道：“姑娘，好啦！我给你想到了一个办法啦，你先买一点儿东西吃，我这就送你去，你可别……”他一面说着，一面走近前来，这倒不由得他不大吃一惊。原来这个小跨院里，扫得干干净净的，破桌子烂板凳，全理齐了，放到墙角落里。院子里有几只鸡，全用绳子缚了脚，拴在桌子底下，水缸、煤炉、还有一张条桌，全放在屋檐下来。煤炉子上烧着一铁锅开水，桌上一块砧板，撑了好些个面条子，在那里预备着。几只碗里，放了酱油、醋、葱花儿，还有一只碗里放了芝麻酱、甜酱，一个碟子里放了一碟盐水疙瘩丝儿。再向屋子里一看，全改样啦，那张条桌同做饭家伙全搬出去了，屋子里也显着空阔起来。煤球全搬出去了，地面上扫得镜子似的，不带一点脏。左边的桌子空出来了，只有一把茶壶、两只杯子。正中桌上，书理得齐齐的，笔砚全放在犄角上。院子里有两瓦盆子鸡冠花，压根儿没理会过，这会子，把瓦盆子上的浮泥，全部擦干净了，放在桌上五供旁边。母亲坐在桌子边椅子上，手里捧了一杯茶在喝呢。因道：“呵，屋子全收拾干净了，这是谁收拾的？”月容道：“掌柜的，是我收拾的，可是我没有多大工夫，还没有收拾得好。掌柜的，你这就吃饭吗，什么全



预备好啦。”二和拿了一条马鞭子，只管向屋子里外望着，简直说不出话来啦。

丁老太道：“这位姑娘，为人真勤快，自从你去后，她就做得没有歇手。”二和道：“这可真难为人家，我们要怎样地谢谢人家呢？”这句话没说完，月容把一只破旧的铁瓷盆，舀了热水，连手巾也铺在水面上，这就向他点了两点头笑道：“你先来洗把脸。”二和将马鞭子插在墙窟窿眼里，两手乱搓了巴掌，向她笑道：“姑娘，你是一个客，我们怎好要你做事呢？”月容道：“这没关系，我在师傅家里，就这样伺候师傅惯了的。”说着，她将脸盆放在矮凳子上，自走开了。二和洗着脸，水哗啦地响，丁老太就听到了，她说：“二和，你瞧这位姑娘多会当家过日子，我要是有这么一位姑娘，我这个家就上了正道了。你瞧，人家还是一位客呢，你一回来了，茶是茶，水是水的，忙了一个不亦乐乎。”二和心里正想着，水倒有了，哪儿来的茶？一抬头，却看到桌子角上，放了一杯茶，便哟了一声道：“姑娘，这可劳驾劳驾了。”月容站在门外自低了头下去，微微一笑。丁老太道：“二和，刚才你一进大门，就嚷着有了办法了，你所说的，是有了什么办法？”二和端起那杯茶来，喝了一口，因道：“我在车站上，也是听到伙伴里说，妇女救济院里面，就收留各种无家可归的女人。若是这位姑娘肯去，那里有吃有穿，还有活做，将来可以由院里头代为择配呢。您看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只要到那里面去了，无论这姑娘的师傅是怎么一位天神，他也没有法子，只好白瞪眼。”

二和同母亲只管说话，一不留神，刚才的那一脸盆水，却让人家端走了。接着，桌面子是揩抹干净，月容把两碗下好了的面条子放在桌子上，而且还搀着丁老太到桌子边坐下，拿了筷子塞到她手上，笑道：“老太太，我这份手艺可不成，面条，全撑得挺粗的一根，你尝尝这味儿怎样？”二和两手一提裤脚，张了腿在椅上坐下，拿起筷子，夹了一大筷子面，弯腰就向嘴里送去，可又忽然把筷子放下，望了她道：“这位姑娘你自己怎么不吃？”她道：“我吃啦。”她捧了一碗面，在廊檐下举了两举，笑道：“我在这儿奉陪啦。”二和笑道：“这可不像话。就算我们这是一张光桌子，我们娘儿俩全坐在这里，正正经经地吃面，你累了大半天，让你坐在院子里吃，就是不让别人瞧见，我们心里头也过不去。”说着话自己可就站起了出来，把她那碗面接到手上，向屋子里端了去笑道：“这一餐饭，你是自做自食，我也不好说什么客气话，等我做完了下午两趟买卖，好好儿来请你一请。”二和说着话，可就在那碗面，放到桌子上，而且搬到了一条凳子，放在横头，将手连连拍了凳子两下，向她微笑着道：“请坐，请坐。”月容将牙微咬了下嘴唇低头坐下。二和点点头道：“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这是你做的面，做得很好，请你多吃一点儿就是了。”月容只是低了头吃面，却没有说什么。

二和虽不是正面朝她望着，可是当和她说话的时候，就偷着看她一下，只看她圆圆的脸儿，头上剪着童式的头发，现在不蓬了，梳着光滑滑的。两鬓边垂了两仔长的垂鬟，越是显着那脸腮上的两片红晕，成了苹果般一样好看。她扶了筷子的手，